

捍衛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中国电影出版社

捍衛党对电影事業的領導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捍衛党对电影事業的領導

*

中国电影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單書院 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字第 089 号

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格 印数 9% 檢頁 1 册数 252,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印 1次印制

册数1—1,230册 定价(7)1.00元

统一书号: 8061·219

內 容 說 明

本書所選的四十余篇文章，是從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召開的批判右派分子鍾惦棐座談會上的一些發言編輯而成的。

文章的內容主要是從黨對電影事業的領導、黨的文艺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八 years 來人民電影事業的成就和中國電影事業的歷史發展方面以及當前電影創作實踐的各个方面，徹底批判了鍾惦棐反動言行。此外並深刻地揭露了鍾惦棐自戴起反黨的“電影的鑼鼓”以來的一系列的罪惡活動及其墮落道路。因此，本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電影思想戰線上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並可作為進一步研究電影工作路線問題與藝術創作實踐問題的極重要的參考讀物。

目 次

前 言	(1)
全体电影工作者，坚决投入反右派斗争！	蔡楚生 (3)
“电影的锣鼓”为谁助威	舒繡文 (7)
驳“长影的第一个声音”	張 望 (11)
揭穿“长影第一个声音”报道的阴谋	
刘振中 赵宝华 孙笑非 顧 謙	
郝 光 藍 群 武玉梅 印質明 侯健夫	
郭 玲 陈 翔 莎 娜 李 茂 魯志平 (14)	
一个事实	白 楊 桑 弧 (16)
謠言遮不住事实	秦 怡 (17)
鍾惦棐在电影音乐部門的活动	徐 徐 (19)
从电影技术問題斥鍾惦棐	郑伯璿 (22)
党領導我們前进	陈 播 胡介民 夏 川 王 牧 (24)
鍾惦棐的反党“锣鼓”由来已久	徐肖冰 (30)
不容許抹煞新聞電影事業的成就	丁 嶠 (33)
打退鍾惦棐对新聞紀錄電影事業的进攻	
陈 健 何鍾辛 肖向陽 雷震林 赵鴻声	
程 默 丁 嶠 韓浩然 吳夢濱 張紹濱 (37)	
只有前进	吳純一 (46)
关心培养青年的是偉大的共产党	曾宪蓀 (49)

鍾惦棐在整風期間的表現.....	張光年 侯金鏡 陳笑雨	(55)
揭露鍾惦棐在“文艺报”艺术部的右派言行.....	陳 默	(59)
鍾惦棐在中央實驗歌剧院進行的反黨活動	盧 肅 陳 紫	(66)
从“密信”看鍾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	陳荒煤	(69)
 演員的創作离不开生活.....	石聯星	(76)
思想改造真的不重要嗎?	水 华	(79)
斥鍾惦棐有關電影演員的謬論	桑 夫 魏鵠齡 謝 添 陳懷凱	(84)
決不倒退.....	謝 添	(88)
惡毒的誹謗.....	于學偉	(90)
駁“共同努力，提高電影文化水平”	汪岁寒 吳國英 周 偉	(94)
鍾惦棐評論活動的某些傾向	羅毅軍 柳正午 徐 虹	(99)
不懂裝懂的“影評权威”.....	伊 明	(107)
在創作實踐的問題上駁斥鍾惦棐.....	許之喬	(118)
鍾惦棐對黨的文艺路線的進攻	黃 銅 貢 齋 程季華	(134)
必須向蘇聯電影藝術學習.....	成 蔭	(144)
從法國電影界的近況駁斥鍾惦棐.....	王家乙 何文今	(148)
鍾惦棐要電影事業走上死路.....	張駿祥	(153)
 堅持社會主義的電影生產制度.....	鍾敬之	(168)
保衛電影事業的計劃管理制度.....	季 洪	(172)
主題計劃與題材比例.....	周子芹	(183)
過去和現在.....	羅靜予	(190)
斥“動機是好的論”.....	馬鉄丁	(200)
從幾篇文章看鍾惦棐反動的社會思想.....	叶 群 陳 默	(204)

鍾惦棐反党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龐季云(210)
鍾惦棐墮落的道路.....	陳荒煤(219)
他們是誰的喉舌?	黃 鋼(231)
捍衛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	陳荒煤(239)
巩固党对电影事業的领导，保衛电影事業的社会主义的路綫	王關西(261)
鍾惦棐要繼承什么电影傳統?	蔡楚生(277)
中国电影的历史与党的领导.....	夏 衍(292)

前　　言

去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鍾惦棐——这个黨內的右派分子就开始了向党的进攻。去年的11月間，鍾惦棐参与策划并参加了文匯報所發起的关于电影問題的所謂討論，敲起反党的“电影的鑼鼓”，放起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随后，在今年党提出整風的初期，鍾惦棐又与資產階級右派沆瀣一气，向党和党的电影事業發起了更猖狂更無耻的第二次进攻。

鍾惦棐的进攻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綱領的。在电影事業方面，他惡毒的攻击党的领导，一笔抹煞人民电影事業的巨大成就，反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路綫，反对电影艺术着重的描写工农兵；借口尊重傳統，拜倒在資產階級的电影面前，提出“票房价值”是衡量电影艺术作品的标准，公开要求“倒退”到資本主义的电影道路上去。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自1957年8月4日至9月27日召开了十五次批判反党分子鍾惦棐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在京的电影工作者和上海、長春的电影工作者的代表。許多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在会上發了言，系統地展开了对鍾惦棐右派言行的批判和斗争。

經過十五次大会，徹底揭露了鍾惦棐的反党面目：他不仅是进攻党的电影事業，在整風鳴放期間，还利用文艺报的工作崗位更加瘋狂地对整个文艺事業进攻。并且，以“革新派”自居，說党已經蛻化、忘了群众、黨內沒有民主、思想僵化，对党極尽誣蔑之能事；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

为了澄清鍾惦棐的錯誤思想的影响，为了辯明大是大非，我們選擇了一部分座谈会發言加以刊印。

在这些文章中，首先从解放以来人民电影事業的成長和發展，影片生产及其对广大人民的巨大教育与鼓舞作用，駁斥了鍾惦棐对中国电影事業成績的抹煞与誣蔑。一些老的电影工作者并从他們的切身經歷，以解放前后的电影事業作对比，批駁了鍾惦棐的“今不如昔”的觀點和他对西方資本主义电影艺术的盲目崇拜，并且着重指出，無論解放前进步电影事業和今天人民电影事業所取得的發展和成就，都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在这些文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电影艺术工作者从自己的創作實踐就电影艺术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針對鍾惦棐的反党文艺思想进行駁斥，其中主要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問題，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文章的第三部分，揭露和批判了鍾惦棐的反动政治立場，指出其政治思想的實質，是和国际反共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一致的；文章还从鍾惦棐的出身历史，分析了他的墮落道路。

通过这本發言集子，不但可以認清这位“电影理論权威”的丑恶面目，扫除他所散布的恶劣影响，暴露鍾惦棐反党的文艺思想的實質——实际上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文艺思想和觀點，而且还可以了解中国电影的历史的發展道路，党对电影的领导，今后电影事業發展的方針等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这对今后繼續展开文艺战綫上的兩条道路的斗争，發展人民电影事業，無疑地將起很大的作用。因此，編印这本發言集，对于关心这场大是大非斗争的广大的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爱好者来講，都是非常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这本發言集，大体上按照会議的进展与發言的先后来排列的，其中有些發言已在报刊上發表过，于选入本文集时，曾作了一些刪节和修改。

編 者

1957.12.

全体电影工作者，

坚决投入反右派斗争！

——批判鍾惦棐的右派言行座谈会的开会辞

蔡 楚 生

同志們：

今天我們所召开的这个辯論会，是要对鍾惦棐在电影事業上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及其錯誤的言論进行辯論。这是一个爭大是大非的辯論，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民电影事業是否要党領導，是否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辯論。这个辯論会的內容，关系着我們整个电影事業的方針、政策、路綫，因而这是一个在我們的事業上帶着根本性質的極其严重的辯論。我們在这些大是大非上，在这些重大問題上，如果沒有正确的認識，就会使我們的事業迷失方向，使我們全体电影工作者的思想陷于混乱，从而走向錯誤的道路，走上右派分子所給我們指引的、不要党領導的、要搞資本主义复辟的、沒落、腐朽、黑暗的道路。那是可悲的，不堪設想的！

鍾惦棐就是这样一个要指引我們走上死路的、有右派錯誤思想的、頑強而凶猛的人物！

八年来，中国人民的电影事業，在党和政府的無限亲切的关心和正确的領導下，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無論在艺术創作、制片生产、放映發行，以及新片种、新产品和技术設備、培养干部、国际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極其輝煌、極其巨大的成就。当然，我們并不諱言，在我們工作中有过一些錯誤和存在着不少缺点，党和大家也無時無刻地不在为着消灭这些錯誤和缺点而作斗争。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許多錯誤和缺点已經相繼获得了糾正。当然随着事業的發展，現在和今后也还会存在

和出現一些錯誤和缺点。但是，任何一个正常的、正直的，而不是喪心病狂，或是別有用心的人，都会看到我們的事業成績是巨大的、主要的，而錯誤和缺点是次要的、個別的、暫時的和可以克服的，這絕不是什麼所謂公式化的說法！

但是，在鍾惦棐的發起之下，上海文匯報用挑撥離間的态度，連篇累牘地展开了所謂“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而右派分子陳仁炳更大肆活動，到上影召開座談會，進行放火。當然，在那些座談和討論中有一些意見是好的，但是也有很多意見是錯誤的。而陳仁炳和文匯報則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同時，鍾惦棐也和他們一起敲起鑼鼓來，寫出了“電影的鑼鼓”那樣的文章，和寫出了那篇所謂“為了進步”的文章。他們互相呼應，互相串聯，對黨所領導的電影事業進行着猖狂的攻擊，大唱其反調。在所有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的言論中，鍾惦棐所寫的那兩篇文章，可以說是“集其大成”。他的文章和言論，包括也代表了所有右派向電影事業攻擊的錯誤的言論和陰險刻毒的攻擊。他們之間只有隱蔽一點和表面化一點的分別，却沒有本質上的分別。他們同樣都否定了人民電影事業七 years 来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夸大缺点，歪曲事實，并把電影事業描繪成一团糟的、陰森可怕的、黑暗的王國。在鍾惦棐的文章中，他否定了黨對電影事業領導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說黨越領導越糟糕；他懷疑和反對電影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他說，一百個願意為工農兵服務，工農兵就是不要看；他片面地以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所謂‘票房價值’，作為衡量我們社會主義的電影藝術作品的好壞的唯一標準，否定了我國人民電影事業對廣大人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他不作實事求是的探討，不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去繼承過去好的傳統，而是夸張和強調了過去在國民黨的高壓底下所制作的電影的成就，說是为了進步，而實質上却是要我們開倒車，倒回到老路上去；等等。

鍾惦棐的文章被批判後，他對自己的錯誤一直沒有深刻的認識，未作公開檢討。中央負責同志批評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

誤，他在心目中是不服的，企圖進行翻案。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又許多反黨言行，他利用在“文藝報”作編輯工作的便利，放出了一批攻擊電影和其他藝術部門的帶煽動性的文章，繼續向黨猖狂進攻。在鍾惦棐的其他文章，以及他在和各方面的接觸、座談和講演中，對電影事業還散布了許多錯誤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所以，鍾惦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活動是有着他完整的一套的，是有他廣泛而頻繁的行動的。他不只是自己在放火，在敲鑼打鼓，也指使和鼓勵別人去放火，去敲鑼打鼓。而可怕的是，鍾惦棐既是一個黨員，又是一個披着馬列主義外衣的所謂“電影批評家”，他一貫反對領導，從不肯虛心傾聽同志們正確的意見，而和章羅聯盟的右派分子們里應外合，唯恐天下不亂地，大肆挑撥，大唱其反調，向黨和人民的電影事業進行了猖狂的進攻和惡毒的誹謗。上海最近反右派分子鬥爭座談會中，就有人指出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是一個“反黨的綱領”，這是一語破的的說法。鍾惦棐在電影方面所發表的言論和所做的活動，它的影響是極廣泛而惡劣的：他動搖了黨對電影事業的領導，破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他煽動和挑撥群眾向黨進攻；他模糊了電影事業前進的道路和方向；他在全國廣大的電影工作者的思想中造成了極大的紛擾、混亂和不團結。如果我們依照鍾惦棐這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來辦事，那麼我們就得反對黨對電影事業的領導，反對電影事業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離開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走上資本主義的沒落、悲慘的道路上去！

同志們，這是可以容忍的嗎？

現在事情是越來越清楚了。根據這一次各方面在反對右派的鬥爭中所揭露出來的材料，可以看到，鍾惦棐的名字總和右派分子或有右派錯誤思想的人以及上影、長影其他的右派人物等等聯在一起，我們無意于作一個形式邏輯者，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古人從生活中所體驗到的“物以類聚”的說法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因此，我們就要追問，他們之間有什么勾結？有什么串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密謀？鍾惦棐應該徹底地向大家交代這些！梅

朵、姚芳藻他們进行过些什么反党的活动也應該做出徹底的交代。

鍾惦棐經常是以馬列主義電影批評家的姿态出現的，同志們，这是一种假象，这是像“聊齋志異”里面所写“画皮”的故事一样的把戏。通过这一次的辯論和斗争，我們必須把他的假象戳穿，把他所画的那張迷惑人的美丽的皮子剝掉，还他个本来面目！

同志們，目前我們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我們文艺工作中繼对“武訓傳”的批判、对“紅樓夢”的論爭、对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之后的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严重的辯論和斗争。我們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都必須坚决地投入这一場斗争中去！我們許多人和鍾惦棐过去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或工作关系，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中，我們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应有任何温情主义。对于这种反动思想有着温情，就是对党对人民的冷酷無情。因此，我們必須和鍾惦棐划清政治界限和思想界限，破除情面，进行面对面的严肃的辯論和斗争。我們必須从各方面来揭露和駁斥鍾惦棐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和行动。我們每个人都要在这次斗争中受到考驗和鍛煉自己，从而擦亮我們的眼睛，提高我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認識，并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我們对鍾惦棐要求他能徹底地交代和認識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和言論。我們並不企圖压服。因此，鍾惦棐不應避重就輕，乱扣帽子，蒙混过关，而是應該从自己的思想上，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反动言行的严重性，从而徹底抛弃它，才能够得到党和人民的寬恕，使自己站到党的和人民的立場上来。

同志們！讓我們更紧密地團結在党的周围，以毛主席給我們指示的六項辨別大是大非的标准作武器，向鍾惦棐和其他的右派分子和有右派錯誤思想的人展开辯論，展开說理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系統地、全面地來駁倒他那些荒謬的反动言論，从而澄清我們的队伍中的一切錯誤的思想，純潔我們的队伍，捍衛和加强党对电影事業的领导，确保电影事業遵循着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繼續胜利前进！

“电影的鑼鼓”为誰助威

舒 繡 文

我想用我亲身的经历來談談鍾惦棐的“电影的鑼鼓”那篇文章所起的極為惡劣的影響。

去年11月間上海文匯報已經把电影的鑼鼓敲得很響，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現象，猖狂地攻擊黨對電影事業的領導。同時右派分子陳仁炳用民盟的名義召開了五次上影廠工作人員的座談會，從推波助瀾到興風作浪，把上海的和全國的電影界鬧得烏烟瘴氣。那时，我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發言反對吳茵等人反領導的言論之後，在12月中出版的“文藝報”上發表了鍾惦棐的“电影的鑼鼓”。

那时真正了解電影界情況的同志，能够明辨是非的同志，是不同意文匯報和民盟上影座談會上那些歪曲事實的反黨言論的。我那时也覺得有一股歪風在電影圈子里刮來刮去。我的理論水平不高，但看到有些人睜着眼說瞎話，是很氣憤的，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言論，更使人難于容忍。

我在座談會上說了一句“不能否認七年來的成績”一句話，遭到了凶猛的攻擊，後來我又在政協會議上提出具體的材料，反駁當時那些右派分子的反黨謠言。

那时正是正確思想和不正確思想，以事實為根據的公論和歪曲事實的謬論，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貫徹工農兵的方向和反對工農兵的方向進行激烈鬥爭的時候。那些曾經附和過去吳茵等右派分子的人，在我發言之後，有不少認為我的意見是對的，原來站在正確立場上的許多同志，就大家連在一起，熱烈地申張正氣，反擊歪風。

这时候正是需要正确的、有权威的言論来支持我們，需要再接再厉地反駁那些別有用心的謬論。

正在这个时候，鍾惦棐發表了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不是支持我們和反党言論作斗争，而是帮助那些右派分子来进攻我們。我們盼望得到支援，結果我們落了空，反而使我們对手得到了支援。在那种相互对壘，斗争尖銳的情形下，誰是誰非是太明显了，不管你文章写得多么巧妙，你支持誰，站在誰的方面，是一下子就可以分辨出来，絲毫沒有含糊的。

那些別有用心的、顛倒是非的、歪曲事实的說了許多謠言的人，象得到了救兵，找到了靠山，每人都拿了一份“文艺报”来洋洋得意地攻击我們，并繼續發表謬論。那些曾經轉到正确立場上来的人，也有不少仍旧回到了反党的立場上去。

怎么会不是这样呢？这篇文章不是什么人發表自己个人的見解，这是指导全国文艺思想的“文艺报”的“評論員”的評論，所以我們那时錯誤地把这个評論看做是党的意見。

鍾惦棐，我要問問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以你个人的名字發表你个人的意見呢？你为什么要用“文艺报”評論員的名义，来使人造成这样的錯覺呢？你用心何在？你必須自己來回答。

由于当时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作用很大，圍繞这篇文章又散出了許多傳說，說這位評論員是鍾惦棐，是黨員，是在电影方面做党的思想工作的；又說，鍾惦棐已經到了上海。好，既然到了上海，我們要找他到上影厂里來談談，——不同意他意見的人要找他來談談，拥护他意見的人也要找他談談。

后来知道他沒有到上海。可是他所掀起的歪風已經刮到了上海，已經在上海电影界兴風作浪，因而文匯報上的歪曲言論也隨着更加猖狂起来了。

何止是在上海呢，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地都發生了散布毒素、点火放火的作用。

我不認識鍾惦棐，但是我記得这个名字，因为在1951年“人

民日报”上他写了一篇評論“女司机”的文章，对于我的表演还有几句評論。后来也看过他一些文章，对于他有一定的信仰。他为什么突然写出这样的文章呢？这文章已經失去阶级立場，党的立場，社会主义的立場。既然对他有信仰，自然就找理由来解釋那些我弄不懂的觉得奇怪的問題。我想，也許只是一般地做電影評論工作，但是他并不熟悉电影界的真实情况。也許他写这篇文章只是根据文匯报上所登出来的材料，他根据这些不正确的材料便写出了这篇盲目議論的文章。

但是尽管他自己也会扯出这些理由，却决計掩盖不了他的文章的严重錯誤和所引起的严重后果。那时上海右派分子更加瘋狂了，鍾惦棐做了这陣歪風的鼓風人，因为右派分子从这位“理論大家”那里找到了充足的理論根据，来更加肆無忌憚地进攻。鍾惦棐，这样关系重大的問題，为什么不調查研究一下事实再写呢？不調查不研究就根据歪曲事实的材料写出影响这样大的文章来，是何居心呢？这不是你自己失去了立場，站到敌人的立場上去攻击我們自己人嗎？

我的政治認識水平很低，可是我身在上海电影厂，做了二十六七年的演員，我通过亲身的經歷，我知道許多事實，我在政协發言之前，还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完全可以駁倒鍾惦棐用来做出荒謬結論的那些材料。例如，他只举卖座最差的几部片子的材料，賺錢的片子就一字不提，他不从全面来看“票房价值”，不說电影事業每年都有盈余，每年都給国家上繳許多財政收入；他更不从解放后影片的觀眾範圍已經完全和解放前不同，即使有些片子在城市里卖座不好，但是它已深入到工厂、矿山、农村、漁村、山村里，使千百万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人看到了电影。統計數字說明，1956年电影觀眾是13亿9千7百多万人次，其中半數以上是厂矿农村的觀眾。1949年的电影觀眾是5千万人次，1956年比1949年增加了27倍。这些鉄的事实，鍾惦棐难道是一点不知道嗎？

演員也不是像他所說的，把許多人擋死在那里，像我这样病

了兩三年的演員，解放后还拍了兩部片子，不拍戏就演戏，这些都是不能抹煞的事实，为什么鍾惦棐不去找一下对他來說并不困难的材料呢？

鍾惦棐在“电影的鑼鼓”里所敲出来的鑼鼓点子，是反对党的领导，他認為解放以来党把电影領導錯了，坏了。但是我們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深切地知道，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是好的，解放以来并沒有领导坏，而是在克服缺点和困难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电影事業正在蓬勃的發展，因为它除了拍片子之外，党还要改造我們电影工作者，还要在新的基础上和条件上规划社会主义电影事業的發展計劃。他說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电影工作做坏了，其实，在解放前，中国进步电影事業的成績也是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取得的。鍾惦棐，这一点，你也不会不知道，为什么要抹煞事实、顛倒黑白来污蔑党呢？

他也談了不少傳統問題，我們現在不是繼續發揚过去的优良傳統嗎？难道要我們把过去恶劣的傳統，例如黃色之类的东西加以發揚嗎？

这篇“电影的鑼鼓”，在当时上海电影界打乱了我們的斗争步驟，我眼看着有些人拿了这篇文章来反击我們，我們非常憤怒，我要問問鍾惦棐，你这样做，你究竟想把我們帶到那里去呢？

我要求你今天在全国电影工作者的面前，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交代你自己的反对党領導电影事業的罪惡活動，我要正告鍾惦棐：必須在你的階級感情，階級觀點，階級立場……这些根本性問題上进行深刻的檢查，挖出所犯錯誤的根源来，向人民認罪！